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泥螺不像螺，常见的响螺、辣螺、芝麻螺、肚脐螺都有坚硬的外壳包裹着自己的肉身，螺肉安然睡在螺壳里——不肯露头，还在壳口加上厚实的厮守卫门户。唯有泥螺，灰黑色的外壳光滑单薄，口无遮拦，半只螺肉裸露在外，让人心生怜悯。

滩涂里的原住民总有各自随潮水流浪的故事。传说泥螺与水晶螺是一对好朋友，住在漂亮的岩洞里，水晶螺掌管众螺。有一天要去龙宫议事，请泥螺帮忙看看同伴，嘱咐它一定不能食用一种叫海珊瑚的珍贵海藻。泥螺记住了，但在心怀叵测的寄生螺诱骗下吃了一口海珊瑚，因此受到海龙王的严厉惩罚，剥去它的外壳，只留一顶软帽子，抛入滩涂上，衣不蔽体，从此拖泥带水在海涂上定居。

泥螺用头盘挖掘泥沙，潜入海泥，吃海泥里的微生物，也吞食藻类泥沙。每年桃花盛开时就铆足劲钻出泥层，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干净，因“吐舌衔沙，沙黑如铁”而得名“吐铁”。泥螺表面还有一层滑溜溜的黏液，那是被称为“鸟不食”的自我保护膜。从暮春至深秋，泥螺都是家乡玉环常见的滩涂鲜货，小麦黄时最旺，我们渔家女孩基本上都去捡过泥螺。

当潮水退去，海面与天际相连，海天一线。赶海人如淘金者，赤足裸膝寻找他们心中的宝藏。女人和孩子们大多挽着一个有把手的小木桶，我们称拗斗，去捡泥螺。捡泥螺是滩涂里的针线活，一粒一粒地捡，就像一针一针地穿。

俯身弯腰之间，一颗颗泥螺从手心朝上的食指和中指间撮入手中，手里一握泥螺时，握紧拳头甩两下，泥水从指缝流出，落在木桶里的泥螺就不会拖泥带水，颇具巧手匠心。男人们没有耐心，他们更愿意去抓螃蟹、弹涂鱼，挖蛤蜊、蛏子等。

捡泥螺也是辛苦活。天气很热时，泥螺才会爬到潮间区较高的位置，这些位置泥沙相对硬实，脚没入海涂到脚踝，相对轻松。但泥螺更喜欢潜伏在潮间区较低的地方，泥层表面会出现三四条微微拱起的裂纹，用手指伸进泥里抠，双腿要陷到腿肚子。为了多捡一些泥螺，每深入一段海涂，腿就陷得更深，前行时如同大铁块绑在脚上。因为担心海涂上涨快，来不及撤离，涉足海涂深处的人少，泥螺就特别多。这时要更加小心，因为海滩也是避风港，锚船时抛下前后两个



现实生活中，在懂与不懂中，存在一些误区。

场景一，以为对方应该懂。有一次，我去银行窗口办相关手续。前面是位八旬老太，她要将三万元存一年定期。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向她介绍了三种定期金融品种，一种是央行的，一种是本行的，一种是本行定期存单，老太听了半天没听明白。我知道，老太听不懂姑娘说的话。而姑娘觉得，她这些每天要对许多人说无数遍的话，对方怎么会听不明白？她也无所适从。

双方僵持着。我见状，悄悄走到老太身边，半蹲下身子对她说，您现在存三万元有三种选择，央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定的利息，本行就是您现在在银行的利息，大额存单就是这个银行的一款金融产品，其中大额存单利息最高。我话音未落，老太忙说，我就存大额存单。姑娘听到老太的选择，也松了口气。对我说，我以为她都听得懂的呢！我说，她一年来没有了一次银行，你满口术语她能听懂？她能独自来银行存钱，已经是“英雄”了。

场景二，以为自己懂了。新世纪初，全社会掀起学电脑热。本机

流浪泥螺醉一回

叶青

铁锭，船离开后留下水道，水道经过几次潮涨潮落的冲刷，表面上看似平整的泥沙带，其实底下是一条大沟，不小心陷进去，就十分危险。过去捡泥螺是讨生活，海水冲走了泥沙中的足迹，但冲不走每一个在滩涂上弯腰跋涉的身影。

男人们见女人捡了满拗斗泥螺，就会心动。他们自制一种叫泥螺舀的捕泥螺工具，泥螺舀的端口是一根削细了的硬木杆子，中间是细密的网布，整体就是一把固定好的兜儿，手柄有一两米长。潮水退落三四分开始下海，人站在海里，背后绑住一个吊桶，潮水满在肚脐眼处，人跟着落潮往海涂的深处捕捞泥螺，这种徒步拽网作业，如同在浪涛中砥砺前行。

泥螺味道鲜美，令人垂涎。泥螺最适合也最常见的是腌制，将粒大饱满的泥螺筛去黏液清洗干净，黑珍珠似的光亮。用少许黄酒和盐先打磨泥螺，打磨需要技术，酒和盐要恰到好处，让蠢蠢欲动的泥螺去舔那一口咸香，蜗牛似的肉身伸展成长条形，让它陶醉几小时，再沥干水分，再加入少许白酒、花雕酒、盐、小米辣、黄糖等调料，放置冰箱数日待调料渗入螺肉，随时可食用。因泥螺无脐无厣，嗦起来很轻松，发出“滋滋”“啾啾”的声音，像小鸟唱歌，肉质坚实细腻，有鲜甜、微辣、香脆、Q弹的复合口感，还特别清口，下饭下酒唇舌忙不过来的样子，颇有趣味。

家乡人擅长一种食材多种烹饪方法，就像数学一题多解。除了腌制泥螺外，泥螺焯水后立马捞起，可做葱油泥螺、酱爆泥螺、芙蓉泥螺、熟醉泥螺、泥螺饼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泥螺煎，闽南语叫“目嚼(音)”。把泥螺去壳，螺肉在砧板上剁碎，与红薯粉一起加水搅拌成糊，土灶里燃起松枝和柏树叶，火苗在锅底下温柔地摇曳，在擦了猪油的热锅中用勺子把粉糊匀上，暗绿色的圆胚冒出鱼眼泡，就翻转到另一面，淡淡的焦香中有一股特别的海藻香，仿佛是传说中那一口海珊瑚留在细胞里的味道。泥螺煎有半公分厚，直径一尺左右，摊开晾干，切成一指宽细条，可以与米粉下菜汤当主食。切成菱形，煮开，铺上芹菜，是一道色香味独特的菜肴。如今，泥螺煎已经很少见了。

深耕中国美食的作家扶霞在香港餐厅吃到酒醉泥螺：“生黄泥螺浸在绍兴酒里，薄薄的螺壳脆生生的，可以整个放进嘴里。”她为醉泥螺的美味拍手叫好。艰苦年代，泥螺加重盐腌得很咸，是为了度日子，现在，我家也常年储备各种酒醉泥螺，可吟风弄月，也可与流浪一生的泥螺醉一回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霆
狭路相逢，命贵者让。

四十年前的国庆节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从警卫连值班室推出自行车，一脚跨上骑往杭州劳动路涌金门邮政所，去投送连队战友的信件。到了邮政所，我喜滋滋地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了一大摞信件，每封信的左上角第一次盖上三角军邮戳。想到几天后，战友的家人收到没有八分钱邮票的来信，他们一定会露出惊讶的表情。

两年前，我在新兵连参加集训，夕阳西下回到住处，如果有了自己的来信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如果没有自己的信会有点小小的失落。父亲每周给我寄几期《工人日报》，报纸连载了李存葆的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这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，捧读他们谱写的生命壮歌，足以让人泪流满面。班主任在信中满是激励的话语，更有同学们的问候。他们字里行间有羡慕之情，同学多会在信中向我要穿军装的照片。

后，赶上了部队使用三角军邮戳。三角邮戳“义务兵免费信件”，对于战士而言这是一个独特的标志，也是一份心灵的寄托。有一位战友的母亲，第一次收到儿子寄来的没有邮票只盖着“三角军邮戳”信件时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回信时特意问：“你的信怎么没贴邮票也能寄回来？”得知缘由后，母亲对这封信上的“三角军邮戳”感到自豪。在母亲眼中，这是儿子军人身份的象征。

军中鸿雁

戴旭东

每天傍晚，我把从邮政所拿回的信件摊在桌上，我的房间里笑声不断，战友就餐前看到父母乃至恋人的来信，都非常兴奋，站岗值勤的疲惫之色一扫而空。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暖暖的。

我在连部当通讯员的日子里，经常听到战友述说他们家乡的变化，分享他们的喜悦。我至今都没有忘记，炊事班的小苏老实木讷，不善言辞，他的手指轻轻撕开女友的来信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他的文化程度低，每次给女友写信，不知道写些啥。他告诉我

最后悔的事，是参军离开村庄没有去拉女友的手。我说不不要紧，你把想法对我讲，我帮你写回信。我三下五除二罗列了小苏在炊事班的表现，末了写道：两人今生能相恋，是千年修来的缘分。今生有你，我珍惜。把你的手给我，让我们紧紧地握着，永不放开，好吗？不论未来的路怎样，我陪你一起去走！小苏听我念了这些话，他涨红了脸，像一个熟透的红苹果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那些盖上海军邮戳的信件，那些倾注了我们所有情感和思念的信件，永远不会被遗忘。

七夕会

蒋力

家旁有处文化展示小空间名曰塔影空间，有迎月、听松、归云、塔影四个主题区域。饭后去逛逛看看。先是画室，布局典雅古朴。书案对面壁上，挂一张古琴、一副对联，是吴颐人先生笔墨，书：“毕竟百年都是梦，何如一醉便成仙。”继之，是一组拓片题字。汉画像石的拓片，题字跋语从三个字到几十个字不等，尤其是“双龙”拓片上的长跋，不是草书，也不龙飞凤舞。这组拓片出自徐州，我亦存了些许，但不承想到题字于上。只曾见过徐州一吴姓女子，当年携一小幅，求冯其庸先生赏题，我在一旁，不免讥笑那女子幼稚。今则意识到，幼稚的是我。

塔影空间的花鸟画，荷为多，但画面上的草虫不可忽略。写意花卉、工笔草虫，这样的画法，我以前在齐白石的画中屡见。转头喜见吴颐人《爱莲图》，长卷，毛笔写生，从花苞到莲蓬，无所不画，实为罕见。昔曾被黄永玉的荷花白描长卷震撼，知永玉先生曾在北海公园

东岸观荷写荷，一笔不苟。后虽未曾步入他的万荷堂，想必也是菡萏满院。永玉先生木刻出身，颐人先生篆刻当行，二位写生作品都注重细节，必是受了刻刀的影响。《爱莲图》旁还是颐人先生的一组篆刻，印样、边款拓片、释文，三者结合，成一条幅。我端详“长寿”印许久，似曾相识，眼前晃出东巴文字的影子。再读边款，知颐人先生某年有丽江之行，赏东巴文，听纳西古乐，归而摹写“长寿”二字。

“醉汉”印样下的边款，文字如下：“予研习汉画，汉简数十载，不觉醉倒无名古贤、刀风笔意间，乐不在酒也。”若不将边款与印同赏，观者怕是要被那“醉”的表象迷惑，由此更该折服作者的修养了。

塔影空间的明黄色框架那边，可看到屋顶透明的玻璃天幕。幕上有水，又成一道平躺的水幕。我好奇，略弯腰，便见到了置身于水幕涟漪间的龙华塔，竟如倒映水中的塔影。虽正如倒，亦真亦幻，好个绝思妙想。

周兄是我的小学、中学同学，我们的关系可谓历久弥新、越处越好的那种。我籍贯宁波镇海，他故乡沧洲南皮，少年时代交集在成都。两家父母一个系统一个单位，相互熟悉，也算世交。

1972年2月，我从成都转到上海读书。同年9月，他随父母全家迁往长沙。从此音信全无。二十多年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他从成都打来的电话，非常惊讶。原来他从深圳回成都和同学相聚。自此，断线的风筝又连接上了，且越飞越高。

他承包过的很多工程，如高速公路、机场建设、水电站等，以水电、火电、核电为一天。一时风生水起波澜壮阔，各行各业雨露均沾，周兄很早就斩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不久，我回成都玩。他问我：你想去哪儿逛逛？我说九寨沟。又赶紧补充一句：你去过吗？没去过一起去，去过再换个地方，最好是大家都没有玩过的地方。他答，没有。于是，我们三人飞九寨沟，入住九寨沟天堂。当晚，我和另一位朋友聊天时，他讲前年我和周哥来也住在九寨沟天堂，这里最巴适。哦，我这才知道周兄来过。

千禧年前后，我表示很想走趟川藏线。周兄心细，说川藏线路况不佳，借成都朋友的进口越野车难为情。干脆，把我的丰田越野车从深圳开过来。车过折多山，一路坑坑洼洼，震得人都要散架了。到了新都桥住一晚，我高反厉害，前面的山路海拔更高。我不想继续走了，但又担忧扫了同车三人的兴致。周兄刮辣干脆一句话：我们三人就是陪你出来玩，你不想走就回，我们从塔公草原去八美、丹巴，然后沿大渡河到泸定瓦斯沟，顺便在海螺沟歇一晚，泡温泉。回沪后，我问周，丰田车怎么样了？他答，仪表盘有点松动，换了辆讴歌雪地车，这车开起来更舒服。

周兄长得高大，有燕赵之风。很多年前，他曾在北京大学读过经济管理专业，离开后忙于工程，竟一直未去拿毕业证书，太不当回事了，这也奇葩。他引以为豪的是，三十多年生意场上，不见一桩官司上身。我知道，这股豪气，来自他强大的本事。他既有高屋建瓴之远瞩，又具亲和力为人的能力。有一次他与我私语：我奶奶生前和我说过一句话：今后要靠自己，其他人都靠不住，包括父母。如此透彻之言，令我诧异。许多老一辈人都是没有读过书，又充满人间智慧，他们世事洞明，人情练达。

周兄从事这么多工程之后，许多年前突然转行养殖业。在成都之间办起了一个奶牛场，已有6000多头澳洲、新西兰奶牛。有这么一位同学，真是奇哉。他见多识广，会和我讲一些诸如成山头或郴州等地的堪舆奇闻逸事，有的已供我加油添醋写入文章。他会问我一些新闻背后的故事，我则关注他企业风光下面的沟壑。

两人相对，周兄说你“纸上烟霞”，我倾心的是那一片云水烟霞，惜情怀而已。

最后悔的事，是参军离开村庄没有去拉女友的手。我说不不要紧，你把想法对我讲，我帮你写回信。我三下五除二罗列了小苏在炊事班的表现，末了写道：两人今生能相恋，是千年修来的缘分。今生有你，我珍惜。把你的手给我，让我们紧紧地握着，永不放开，好吗？不论未来的路怎样，我陪你一起去走！小苏听我念了这些话，他涨红了脸，像一个熟透的红苹果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那些盖上海军邮戳的信件，那些倾注了我们所有情感和思念的信件，永远不会被遗忘。

懂与不懂

任焯越

书，我在参加单位培训后，“乘热”参加了市里考试。打开电子考卷，开始几道概念题我答得都还顺利，只是后来的操作演算题，由于我速度较慢，时间到了还有几道题目来不及做，最终差几分而未过。

我知道我的失利，是以为自己懂了，但这个懂只是局限在传统的文字思维中，尚未转化成现代网络语言的思维，因此以为懂了，其实未懂。频道一转换，未懂的空白就露馅了。我回去以后，反复做模拟试卷，一直做到闭着眼睛，眼前就会出现题目的状态。一周以后，我又走进考场，顺利通过电脑考试。很多事情，真得懂，不是光脑子想想就可以的，这也就是生活的教训。

场景三，以为大家都懂了。有时，你说的话，你觉得大家都懂了，其实人家未必听懂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装修新房。装修前，我买了几十根实木地板，晾在阳台上让其吹干，以防铺上后缩水出现裂缝。



人类是个群居社会，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，如果因为误解、误读、自以为是为各种原因，造成了沟通中的不畅通，那就会造成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，后果只有自我承受。

懂与不懂，有时在咫尺之间，有时却在千里之外。

赏玩塔影空间

蒋力

塔影空间的明黄色框架那边，可看到屋顶透明的玻璃天幕。幕上有水，又成一道平躺的水幕。我好奇，略弯腰，便见到了置身于水幕涟漪间的龙华塔，竟如倒映水中的塔影。虽正如倒，亦真亦幻，好个绝思妙想。

同学周兄



雅玩